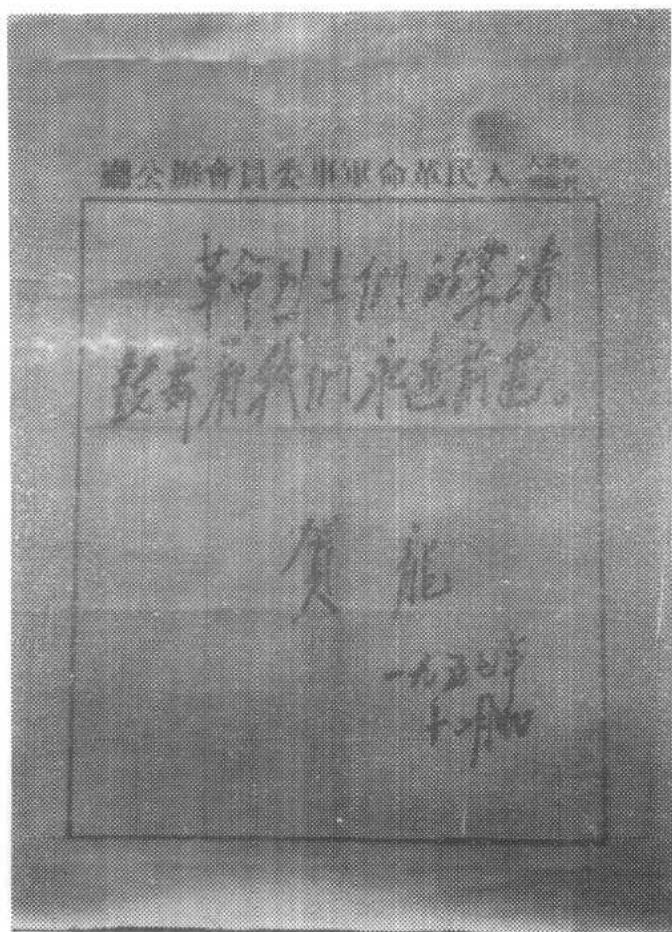




贺龙同志为归兴巴革命烈士纪念碑题字

张新明 摄影提供



1985年5月24日,全国政协常委李雪峰同志在省政协付主席谢威、宜昌行署顾问张三杰等同志的陪同下,赴秭归参观视察,在县屈原纪念馆参观时,与县委、县政协领导合影。

尤庆孝 摄影



1985年11月2日,全国政协付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刘澜涛同志,在国家科委外友协方林、省政协付秘书长雷万椿、宜昌行署付专员冯运汉等同志陪同下,赴秭归视察工作,在县屈原纪念馆参观时,与县委、县政府、县政协领导合影。

尤庆孝 摄影

目 录

贺龙同志为归兴巴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题字

贺龙同志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过归兴巴

苏区时所留下的标语

革命烈士田产被抄的凭据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同志赴秭归参观时

与省、地、县领导合影

全国政协常委李雪峰同志赴秭归参观时与省、

地、县领导合影

茅坪七七纺织厂

兴衰始末……………杜开许（1）

秭归县第一个纺织生产组织——

水田坝纺织生产合作社的始末

……………王光锡（12）

民国时期茅坪镇市场沿革及商业盛衰概况

.....2306/16	杜开许 (19)
民国时期的秭归田赋.....	陈明迪 (32)
国民党时期秭归县妇女会始末...	袁学文 (39)
忆旧法院徇私舞弊二三事.....	姜朝虎 (44)
民国时期的秭归县公墓.....	郝大忠 (47)
川江“引水”的摇篮.....	舒德玉 (50)
民熙轮翻船事故录.....	覃宗仁 (58)
民熙轮翻船事件始末.....	谭众孚 (67)
千里川江上的“川楚八帮”.....	刘治平 (74)
周陶卿传记.....	宋发武 (80)
屈原故里名人遗诗、遗文...	宋发武搜集 (92)
周陶卿诗词十三首.....	(92)
重修秭归圣庙记.....	(99)
辛亥革命宜昌反正后归州——宜昌往来	
电文.....	刘治平供稿 (101)
李东山捐钱修路碑刻.....	宋发武搜集 (105)
墓碑志一组.....	郭鸿汾、宋发武搜集 (106)

李伯先墓碑·····	(106)
秭归郭孝廉銮坡生圻碑志·····	(108)
郭建堂墓志·····	(111)
郭少坡墓志·····	(113)
郭建堂哀悼其子庆飏挽联六副·····	(115)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归兴巴苏区	
马营地区革命斗争概况·····	胡开寸(117)
回忆黄大鹏、王克牛在我家的 活动片断·····	胡振秀口述(145)
我对大哥陈永太参加革命活动的 回忆·····	<u>陈永恒</u> 口述(148)
1930年我给赤卫队送信的情况 ·····	甘树声口述(151)
邓燮臣的末日·····	刘光愚(153)
政协秭归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 资料征集提纲·····	(162)

茅坪七七纺织厂兴衰始末

杜开许

一九四二年冬，茅坪小商人韩子清鉴于沪汉纺织工业城市先后被日本侵略军侵占、大后方纱布奇缺、军需民用日益紧张，拟筹集资金，开纺纱布工厂。因为纺织厂可以设于乡村，能免遭日机空袭；所产纱布，能充实大后方人民衣着布料之不足，还能为我地旅居外地逃难回家的部分失业同乡提供就业之便。至于资金不足，可以号召社会游资入股，年发什一至二的股息。倘经营顺利，管理有方，不遭受意外损失，年终还能按股分红。振兴地方工业，可望宏图大展。

一九四三年春，韩子清邀集本乡韩子东、韩启成、望宏武及宜昌太平溪区周代容等磋商，

大家对资金、机械、厂址诸端反复研究，深恐办不成功，为旁人讥讽。讨论结果，一致认为世间难事有志者竟成，即席推选韩子东、周代容、韩子清三人负责筹备。初步计划筹集资金20万元，暂购湖北省建设厅谷城棉纺机厂制造的“七七纺纱机”20台，弹花机2台，宽幅织布机4—5台，并自制打线车二部，捍棉条工具三套，配成一条流水线生产。组成投产后，如能达到理想要求，则续购七七纺纱机20台，其他机件适量，以资扩大生产。同时拟定每股金额一千元，入股多寡不限。消息传开，前来投资者络绎不绝。约旬日，股金筹齐后，三个筹备者互推有创业精神，有领导能力的韩子东为厂长（经理），负责购机建厂，办开业手续；由深谋远虑、管理有方的韩子清为副厂长，负责租赁厂房，购置配件及膳宿设备，并代购原料；由熟悉市场情况、机智灵活的周代

容负购销之责。随即由韩子东、周代容二人携款前往谷城棉纺机厂订购七七纺织机20台，并申请该厂派机械技术员一人。约月余，韩、周二入运回七七纺织机14台，技术员吴林同来。此时原料已先期购回，并早已由韩子清在茅坪徐家冲租得郑黎氏的砖木结构瓦屋一厢（天井屋），足够初期建厂之用，内部陈设大约就绪，计办公室一间，宿舍六间，暂购木质行军床25张，炊事房一间，保管室一间，食堂一间，天井外大厅作为纺纱车间，两旁厢房作织布弹花车间，聘请尤子瀛为会计，张国栋（沙市产业工人逃难至茅坪）帮助安装机械，正式定厂名为“茅坪七七纺织厂”。即日动工安装，韩子东、韩子清、周代容及技术员吴林等一齐动手，自日出至日昃并不休息，间或通宵达旦，亦不叫累。四至五日安装告竣，晚下开会讨论开工生产、经营管理等规章制度，决定

股息为1.5%，年终照发。翌日试车成功，机器运行良好，每台纺纱机产纱12两（16两制）可谓旗开得胜，首战告捷。以后照常生产，纺纱机并未发生任何故障。几天后邀请部分领导及工商界人士参观，各界人士闻讯前来祝贺者多人，即席章国栋建议，创业伊始，一切从简，每事精打细算，以后事业有成，就要靠远大的理想，宏观的规划，随社会的发展，大力改进和扩建，以达到制造精巧，不舍昼夜。因开工生产比较理想，逐步开展织布，打索线等生产项目，产品计有白细布、元青市布，浅色条格花布，青兰白线索子。这些品种，虽是土纺土织，但投放市场仍受到远近布商及消费者好评。其时抗战方炽，纱布奇紧，纺纱织布在茅坪又是首创，因此当地政府及工商部门备加赞许。从开工到年终不足一年，初步盘点，除去开支、折旧、税收、损失外，可获蝇头之

利，预计四年能收回投资，如果不受日本袭击三斗坪和茅坪的影响，获利多什之一二不足为奇。

一九四四年，该厂照常生产。此时，国民政府为了确定军需，决定对花纱厉行管制，命令茅坪花纱布管制处从严管制。自是以后购买棉花较难，只得在市场外以黑市购进，成本提高，利润略有下降，但尚能维持。是年夏，当局宣布，花纱布由国家统一收购，因而购买棉花更为艰难。花行，虽存放有大量棉花，也只得望花兴叹，不敢问津。棉花购买困难，货币放在手中，殊不安全，存入银行，利息甚微，而最大的顾虑，还是货币贬值，瞬息倍之。厂长韩子东、焦思虑，不得良策，时而一人提灯夜行，以期购得黑市棉花，斯时，盛夏酷热，积劳成疾，病卧在家，医药罔效，年仅三十二岁，不幸短命死矣！噩耗传来，全厂

职工，悲痛万分。韩子东因厂丧生，可丧葬之资金由他家自负。韩子东厂长经筹之股约占40%左右，这些股东闻讯厂长去世，纷纷前来退取股金。结算股息约一星期结束。

厂长韩子东病死，为厂带来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股金减少，少为货币贬值发愁；忧的是领导不足。于是公推副厂长韩子清负责重振旗鼓，而重振旗鼓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原料，欲解决原料，必须申请政府发给开设纺织厂的许可证，才能自由购买棉花。于是具文申请重庆（战时首都）国民政府经济部花纱布管制局发给牌照，配售棉花，岂知该局仍批回茅坪花纱布管制处派员检查，如组织设备符合规定，即予发照配花，大量生产纱布，以充实军需民用等。该处来员检查后认为不符合设厂要求，未予批准。其原因有二：一是订购之纱机尚有六台因谷城棉纺机厂受日机空袭，未

能如期交货，二是韩子清对于待人接物没有经验，不曾请客送礼。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在此期间，有原料则开，无则停之，长此以往，殊属非是，只待仍然祈援于黑市棉花，以求生存。转瞬一年过去了，年终计算略有亏损。考其亏损之因，一是货币贬值，一是原料难购。

一九四五年，照旧开工生产。所出布匹，购者争先恐后，因为花价高，布价贱。谚云“水涨船高”，可“茅坪七七纺织厂”面临的是水涨船不高的局面。如此经营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厂内职工约半数是难民，抗日胜利他们欢欣若狂，归心似箭，厂里只得暂停生产，解决这些人离厂返家的问题。这时粗略计算，亏损尚不多，鉴于通货膨胀及原料难购，及时召开股东会议，报告将近三年的经营情况，检讨过去，策励未来，并由技术员及到会的股东检查纺纱机件，完好无损，流动资金也还足够运转。股东

们计议：现在日本投降，河山光复，形势大好，若能把厂迁至棉区生产，定可扭转乾坤。这些话提醒了厂长韩子清，他说办工厂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再接再厉的壮志，更不能纸上谈兵。经股东会议决定，迁厂至董市镇（属枝江县），据悉该镇后乡渭泾坪，纺纱织布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现在还是生意兴隆。厂长说：

“迁厂复工生产，要力求进步……，要改进纺织机件，才能增加生产，降低成本。”股东张国栋说：“要用远大的眼光，观看时代的进化，若把现有纺织机器改装，安一根铁梁，用电力带动，既能增加生产，又能减少开支，真是事半功倍。展望形势发展，董市今后决定有电供应。”随即推选厂长韩子清前往董市镇租赁房屋，工人留厂，拆卸纺织机件，装箱打捆。周代容负责护船装运。过了几天，厂长由董市镇返厂说厂房已租妥，只待纺织机件运到即

可安装开工生产，可周代容在茅坪无法雇得船只，只有往宜昌所属各地打听。往返数次雇得小船一支，大家喜出望外，一起动手，搬运机件上船装载，下余的器物均堆在港口准备。原定次日开船，不料晚上管理运输的单位（机关名称不详）派员前来交涉，软硬兼施地说，当前运输非常紧张，上级指示军政机关、部队运输在急，其他机关团体和云集在我地之难民四万多人亦要优先运送，在此压力之下，厂长只得同意让船，把装上船的纺织机件，全部卸上港口堆存。长期堆在河下，不但日晒雨淋，机件损失甚大，并且无法防范盗贼，为此决定租房屋一间，把机件全部起到房内堆存，以策安全。得知茅坪正街郑克准有茅房一栋，与之协商租赁一部分，作堆存机件之用，于是星夜将全部机件运此放存。厂长继而考虑到机件久堆不用，仍有损失。经商得郑克准同意，将其房

屋全都租用，以资开工生产。随即召集原厂工人安装机件，即日开工，暂时维持现状，待以后运输畅通，再作迁厂之计。

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复工生产。这次复工因棉花可以自由购买，经营能做到收支平衡，但货币贬值更速，厂长深有忧虑。是年底，放假盘点，除去开支、税金、股息外，按帐上金额亏损无几，倘按物资计算，则亏损无遗。例如原来资金可买棉花50担，年底只能买20担，等于亏损60%，长此下去殊非上策，因而召开股东会议征求意见，大家一针见血地说：现在通货膨胀很快，当日卖货，不能当日进货，必到宜昌才能进货，往返要五日，货币贬值日甚一日。这样继续经营，既难以挽回损失，且亏损莫测。经议定宣布歇业，办理结束，并议定善后办法四条：一、收回外省欠帐，变卖全部机件物品；二、缴纳全部税收及偿还债务；三、工

资发齐，解雇工人；四、若不敷支出，按股金百分比摊到股东分担，限次年元月十五日以前交款，以资偿清上述各款，倘有剩余财物用具亦按比例分给股东，坚决做到善始善终，以维商人信誉。曾负盛名的“七七纺织厂”，如昙花一现，寿终正寝。